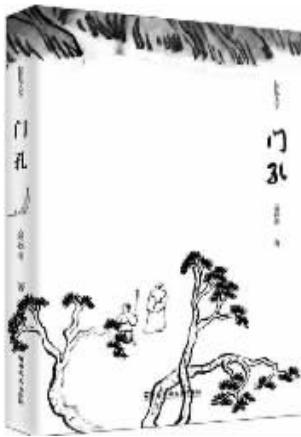


余秋雨眼中的当代文人



《门孔》
余秋雨
湖南文艺出版社
2017年10月

余秋雨是中国文化与文学圈里的知名人物,出版过多种文化散文集,但专门出版怀人忆事的散文集,《门孔》还是第一本。我读此书的每一页,心一直悬而又悬。本书将时代、人物、审美等要素糅杂于一体,这些文字的背后是他对历史与个人命运发出的感慨。用他自己的话讲,写作本书中的每一篇回忆性文章时,时常搁笔哽咽。

《门孔》算是《中国文脉》在现代的延续。这种延续,比古代文脉更具有强烈的情感效应。书中,他记录了与谢晋、巴金、黄佐临、章培恒、陆谷孙、张可、王元化、白先勇、林怀民、余光中等文化名人的交往故事。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,使我的阅读只能慢下来。本书之所以命名为“门孔”,源自余秋雨几年前写的同名散文《门孔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余秋雨讲述了著名导演谢晋的家事,也对他的电影艺术特色、成就进行了评述。这篇文章读起来令人揪心,也格外令人动容。谢晋是极有才气的导演,执导的

《红色娘子军》《舞台姐妹》《天云山传奇》《牧马人》《芙蓉镇》《清凉寺钟声》等影片,给几代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尽管谢晋的电影成就斐然,然而他的家庭实在悲苦:他的四个子女,除了二子谢衍外,均有严重的智障。

谢晋白天在外忙碌,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,还要照顾三个智障的子女。当三个子女早于他离开人间时,这对任何一个父亲而言,其心理打击无疑是沉重的。当谢晋最后也离世时,智障的四子依然通过家中的门孔,盼望父亲回家。文章结尾的描述让我几度落泪:“好几天,爸爸的包和鞋都还在,人到哪里去了?他有点奇怪,却在耐心等待。突然来了很多人,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……阿四穿行在白花间,突然发现,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。他弯下腰去,拿出爸爸的拖鞋,小心放在门边。”

在《巴金百年》这篇文章中,余秋雨一方面忆述了自己与巴金及其家人的交往,另一方面对巴金其

人其文给予至高的褒奖。余秋雨和巴金同在上海,但见面并不频繁。余秋雨和巴金之女李小林是大学同班同学,在十七岁上大学时,他曾拜见过巴金。当时巴金已经五十九岁,见到女儿的大学同学来访,自然十分热情。而第二次去见巴金时,是巴金和妻子萧珊历经“文革”的磨难后,萧珊也因病去世。余秋雨写道:巴金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,然后陷入更深入的寂寞。也许是余秋雨和李小林的同学之情,余秋雨的系列中华文化散文,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其主编的《收获》杂志上陆续发表。余秋雨对巴金最佩服的是: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代,追求真理,敢于讲真话,假话全不说。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,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。其实我们环顾四周,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?

收录在《门孔》一书中距离现在最近的文章《书架上的他》,文末落款是2016年12月30日。文中记录了余秋雨与复旦大学教授陆

谷孙的交往之情。他们的祖籍同为浙江余姚,也同在上海文化界工作,君子之交几十年。陆谷孙生前为复旦大学教授,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的翻译和词典编写工作,其主编的《英汉大词典》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有着广泛的文化影响力。文章名用《书架上的他》,可谓传神至极。编写词典,在今天很多学者看来,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,没有显著的学术成就。然而陆谷孙却愿意坐冷板凳,在词典编辑领域常年精耕细作。换个角度讲,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能顺畅地交流对话,首要的也是语言问题。语言之间没有障碍,各种对话才有可能。余秋雨在书中之所以要写一写陆谷孙教授,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。

作为散文集的《门孔》,语言优美,对人物的描述逼真而传神。他对文字、语言的拿捏,极为讲究,也颇为严肃。正如书名所言,余秋雨就是要通过当代文化的“门孔”,发现一个气象万千的中国。

陈华文

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



《翳然林水》
王毅
北京大学出版社
2017年7月

我国有着悠久的造园史,学者们都很有高见,议论纷纷。我曾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毅先生的《中国园林文化史》。该书文本信息繁密,对典籍的抓取和分析很见功力。可惜作为文化层面的宏观分析,虽能领略中国园林审美和哲学境界,谈及具象的应用却显不足,凌空蹈虚,在感受上终究有点“隔”。

幸好最近读到了王毅的另外一部书——《翳然林水》。全书分五编,取诗词或成语点明要旨,比如第一编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,述中国古典园林之成因;第二编“人力至极,天工乃见”,析“天人合一”之意境。似乎与《文化史》别无二致。然而,本书收录了大量图片,既有名画古韵,又有实地胜景,还有行摄手记、鸟瞰全景或草图复原,行文则扣着各处名

园,逐一详细分解。其余三编亦各取佳词为题,讲景观设计、写意手法与空间结构等,的确避免了“鸳鸯绣出从君看,不把金针度与人”那样的不得要领,尽量用通俗明了的语言和示例简要地介绍给读者。

按照中国古典园林的形态,大致分成四种:皇家园林(官苑园林)、士人园林、寺院园林、自然郊野园林。各有特点,但并非泾渭分明,情致上常有相通。比如,圆明园“九州清晏”“方壶胜境”“蓬岛瑶台”,继承秦汉官苑“海上三神山”的传统,体现中国皇家园林气势恢弘的理念和艺术风格。又比如,承德避暑山庄、颐和园、静宜园等清代园林,都建有大型的藏式庙宇群,体现了宗教文化对造园思想的渗透。再比如,颐和园“谐趣园”中的“湛清轩”,轩名显文人情趣,楹

联书写“九华仙乐奏南薰,万物晴山朝北极”,则一派皇家口吻。

以自然山水为骨,此谓造园之宗旨。景观要素怎样融入自然?中国园林的堪舆之说与形式之美是统一的。曹雪芹曾借宝玉之口,批评稻香村“背山无脉,临水无源”是立基败笔。以山体为例,王毅说承德避暑山庄的“金山”、苏州拙政园中的小山、苏州沧浪亭的山丘、颐和园“镜桥”与西山的映衬,举凡十余例,在比较中突出各自特点,强调结构布局、借景生姿、光影变化的匠心运用。同样体现在水体、建筑、花木等处。老子说:“希言自然。”大自然不以言语声张,要用智慧去发现美,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。所谓“天人合一”,就是要处理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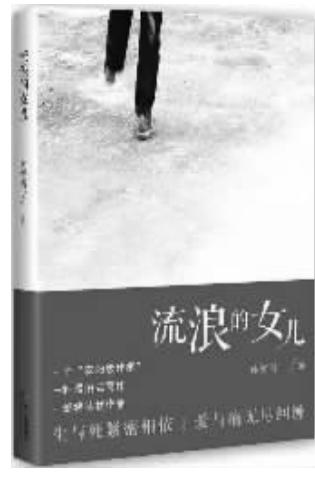
园林之美,在山水,在亭台,在一

楼阁,在轩室,一砖一瓦,一桌一椅,一花一草。皆是实物,共同营造的,最佳妙不过“写意”。王毅在《文化史》里说过,园林“写意”大概是中唐以后,经两宋明清,日益普遍和丰富,最后完全渗透到叠山、建筑、题额、室内装饰、盆景乃至园林构造的一切。如今,读到“小山丛桂晚萧萧,几时容我夜吹箫”,品味园林“写意”手法与古典文化意象之结合:水流云在亭、悟竹幽居、留听阁、藕香榭、与谁同坐轩……仿佛诗之佳句,词之小令,画之水墨,弦之外音,袅丝过庭,缭绕园间。

《世说新语》有云:“会心处不必在远,翳然林水,便自有濠、濮间想也。”游园之兴,怡然自得,不必求山野。纸上生绿意,穿行在图景。亦怡然自得。

林颐

一部苏北农村女孩的成长史



《流浪的女儿》
孙爱雪著
花城出版社
2017年8月

许多人都曾经历贫穷与受辱,但孙爱雪笔下的贫穷与受辱,其密集度与力度,都超出了我们常有的经验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北农村,她破落的家中,连一条擦脸的毛巾都没有;上学了,要用瓶子带水,但村里十家有八家竟找不到一个瓶子。许多类似的细节如灰黑的土砖,密密堆叠出几乎令人窒息的高墙。

童年的鲁迅厌倦了城里院子高墙上的四角天空,羡慕乡间孩子广阔的天地、无穷无尽的稀奇故事。实则乡间的孩子所面临的是另一种“厚障壁”,爱雪所面对的墙,尤高尤厚,她努力地用瘦弱的手去开些小小的窗,让屋里有些流动的空气。

一扇窗是自然。无论人世如何

艰难,自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爱雪的破败的家旁,有两株槐树。春夏之美且不论,秋天的黄叶如此绚丽热烈,冬天的枝条则有着剪影之美。她记得槐花的洁白清香,闻着香,吃着更香。槐花温暖了孤独的童年,也填饱了饥饿的胃。她在槐树下长大,槐树在天空下长大。乡间的田野上,还有桃树、梨树、枣树……阳光下,月光里,每一棵树都是自然的恩赐,不会离去,重情重义。

另一扇是文学。在贫瘠的土地上,谈文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。但文学的魅力如此巨大,她半懂不懂地读《古文观止》;她闭着眼默念徐志摩的“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,灰黑的屋子流淌出无边的碧水,莲花朵朵,荷叶流荡,水流

“是有两个孩子的农妇,在苏北农村生活,几十年坚持文学写作。”

清冽。同学家并不存在的锁着的大书箱、四大名著,是乡间土路上的她唯一的念想。而她用笔墨记录生命,大概近于鲁迅所说的于层层淤积的泥土中挖个小孔,在不能呼吸时延口残喘。暗夜中铁屋子里的鸣咽与低吼,小小的窗口能传多远?听见的能有几人?

对爱雪来说,自然与文学之外的人世,艰难远多于平坦,凄凉远多于温情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她对温情倍加珍惜。卖粥老人多给的一点粥,让她看到了“善心与佛性”;镇干部一张三十元的批条,让她感受到“仁慈与关爱”;写作班刘老师的无私帮助,让她决心“用一辈子的努力去实现老师的希望”。她无法忘记那些黑暗,但黑暗中的点点闪光,她都用金边

镶在记忆里。

温情与冷漠的比例究竟如何,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。人生无法计算,情感无法估价。封面勒口上爱雪以两行文字概括自己的人生:“是有两个孩子的农妇,在苏北农村生活,几十年坚持文学写作。”“坚持”两字,意味深长。

出版本书的林贤治先生曾写下这样的文字:“地丁是一种野草,是‘地之子’,开紫花者为紫花地丁。紫色,是血的深红外加了幽黯的颜色,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或品质。”爱雪紫地丁般的文字,大抵是配得上她所受的苦难的。对本人,我只有一个普通读者的普通心愿,愿她以后的人生,少一些苦难,多一些幸福。

周春梅